

·稿抄本研究·

藕香篋抄本《蒲庵集》献疑

朱家英

内容摘要:《蒲庵集》为元末明初僧人来复见心作品,现存洪武、正统两种刊本,并多种抄本。台湾僧人明复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洪武刊本影印,编入《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又将清末缪荃孙藕香篋抄本《蒲庵集》作为补遗附录于后。附录包括书札六十八则、文三篇、七言古近体诗二百九十四首等,以其内容能补洪武刊本之缺,弥足珍贵。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得知内中书札六十八则并非出自来复见心之手,而是属于时代较早的另一僧人大诩笑隐的作品。缪荃孙的藕香篋抄本《蒲庵集》因系杂抄众书,未加拣析,故而出现了错讹的情况。

关键词:《蒲庵集》 藕香篋抄本 书札 大诩笑隐

来复见心为元末明初临济宗高僧,文学修养也很高,尤长于诗,与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元末时来复见心编《澹游集》^①,收录与他赠答唱和的174位文人之诗505首,文16篇。其中包括虞集、揭傒斯、张翥、欧阳玄、黄潜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著名文人。

《蒲庵集》六卷,为来复见心诗文作品集,今存洪武、正统两种刊本。前者刊刻于洪武十二年(1379),为来复见心的弟子法住等人编纂,卷首有欧阳玄与宋濂序。欧阳玄之序作于元末,可见当时《蒲庵集》便已成书,大概尚未付梓。今所见洪武刊本中绝大多数诗文都为入明后所作,可知编纂时必然有所增损,也就是说洪武刊本的《蒲庵集》也并非其原貌。宋濂序谓其诗“秾丽而演迤,整暇而森严,剑出桡而珠走盘也。发为声歌,其清朗横逸,绝无流俗尘土之思……遐迩求者,接踵于门,既得之,不翅木难珊瑚之为贵。公卿大夫交誉其

^①《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贤,名闻九天。皇上诏侍臣取而览之,特褒美弗置”^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国家图书馆”(原“国立中央图书馆”)有藏。正统刊本后有杨士奇跋语,云:“蒲庵诗……余初得之陆伯阳,皆七言古近体。其五言古近体及文尝见之,而未得也。余藏之久矣,近会僧录觉义南浦,言及之,南浦忻然请刻以传。”^②另外杨士奇在《示稷子书》中也曾提到他所藏的来复诗集,云:“所寄《宜春漫稿》、复见心诗录本、胡学士书简、田粮册子皆到。”^③既说是录本,自然非洪武刊本,而只是稿抄本。

1980年,台湾僧人明复法师主编《禅门逸书》,影印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洪武刊本《蒲庵集》附《幻庵诗》一卷,由明文书局出版发行。在该影印本后,又附录了清藕香簃抄本《蒲庵集》,并加识语云:“《蒲庵集》存六卷附《幻庵诗》一卷,为明洪武间刊本。兹发现《蒲庵集》不分卷为清藕香簃抄本,内容弥足珍贵,为明洪武间刊本所缺,敝局恳请‘国立中央图书馆’特准影印,整理附录于后。”^④藕香簃是清末著名藏书家缪荃孙藏书室之名,该抄本共收书问68封,文3篇,诗209题,294首。卷后有“方洲张宁”书《蒲庵诗稿跋》与杨士奇《题蒲庵诗集后》两篇跋语。前者云:“沈履德所藏蒲庵手书诗稿二帙,多应世之作,脱去空寂。”^⑤沈履德为永乐、宣德间钱塘人,名行,字履德。张宁,字靖之,海盐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⑥。则书此跋时,已有洪武与正统两刊本在前,然此处言明所收藏的是手稿本,说明并非出自这两种本子。由此也可知,藕香簃抄本《蒲庵集》来源不止一处。观其《来复见心传》抄自钱谦益《列朝诗集》与《杭州府志》,文抄自宋濂《潜溪集》与张翥《蜕庵集》等,应是杂凑众书而成。

藕香簃抄本虽然能弥补洪武与正统刊本《蒲庵集》之缺,但此本多方抄写,杂凑众书,难免真伪混杂。尤其是书问部分,是写给宗教及世俗人士的信件,颇能反映当时历史与宗教的某些情况,自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这里也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书信是否确实出自来复见心之手。

二

考察这68封书信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下来复见心的生平情况:来复见心,名来复,字见心,号竺县,本豫章丰城王氏子。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①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16页。

②杨士奇:《东里集·东里续集》卷二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3页。

③杨士奇:《东里集·东里续集》卷五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365页。

④明复:《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第103页。

⑤明复:《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第156页。

⑥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〇《张宁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4765页。

冬至日生^①，取《易》复卦之语识之。幼而有志行，遂归释氏，祝发于丰城西方寺^②。至正二年（1342），往游浙，依径山南楚悦公^③，后为灵隐书记。南楚悦公歿后四年，至正九年，来复见心远赴湘中求欧阳玄铭师塔^④。至正十七年，行宣政院檄来复见心主定水教忠报德禅寺^⑤。遂在定水十馀年，后主天宁寺。明洪武三年（1370），以十大高僧召入京师^⑥，应宣说法，大称上情，赐金斓袈裟并御食。洪武五年，与蒋山法会^⑦。洪武十五年，升僧录司左觉义，十六年，诏发凤阳府槎芽山圆通院修住^⑧。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得胡党僧智聪，词连来复见心，坐胡党凌迟死，时年七十三岁。

以上便是来复见心的生平小传，而查考藕香簃本《蒲庵集》的书问部分，则有着明显与来复见心生平不符之处。如《与胡平章书》二则，其一云：“欲有以奉记，适征东儒学提举平江朱泽民入都，因得上状。泽民清苦读书，善画，亦乐诵公之德，而愿望风采者也。”^⑨此处言及的朱泽民乃是元代有名的画家，据柯劭忞《新元史》载：“朱德润，字泽民，平江人……英宗嗣位，出为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又明年二月……未几英宗遇弑，德润谓人曰：‘吾挟所长，事两朝而不偶，是命也。其归饮三江水乎！’旦日，遂弃官归。”^⑩查英宗遇弑是在至治三年（1323），则不久后朱泽民便弃官归里，即朱泽民任征东行省儒学提举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此信称朱泽民这一职衔，则应写于其任职期间，也就是元英宗在位期间（1321-1323）。来复见心生于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英宗时年纪不过四五岁，则此信非来复见心所写甚明。

在《与澄湛堂书》中云：“廿馀年湖山陪从之久，一旦乍远，不胜驰仰。”澄

①来复见心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被杀，年七十三岁，据此上推其出生之年应为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②《澹游集》有欧阳玄《豫章山房为见心上人赋》，诗后自记：“丰城西方寺有豫樟，大三十围……西方寺乃上人受业之所云。”（《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第215页）可知来复见心在此寺出家。

③宋濂《蒲庵禅师画像赞》云：“走双径，谒法喜大师楚公。”（《宋濂全集·翰苑续集》卷之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9页）

④释子然撰：《送见心之湖南诗叙》，释志珣撰：《送见心还浙诗序》，《澹游集》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第280页。

⑤贡师泰撰：《重修定水教忠报德禅寺记》，《澹游集》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第276页。

⑥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卷五法胤，明万历刻清康熙增修本。

⑦宋濂：《宋濂全集·壶坡集》卷之四《跋蒋山法会后记》，第645页。

⑧来复见心《蒲庵集》卷一《槎峰病起感兴四首并序》有“余居槎峰之明年，为洪武甲子云”（《禅门逸书》第七册，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第5页）。

⑨藕香簃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第106页。

⑩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三七《朱德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第918页。

湛堂即元代天台宗师性澄湛堂(1262-1340)^①,时住杭州上天竺。考之来复见心生平,其自幼年出家后一直身处江西丰城,在性澄湛堂去世两年后方才入浙,所谓“廿余年湖山陪从之久”云云,并不能成立。且性澄湛堂去世时,来复见心年仅二十二岁,即从时间上论,也不能与性澄湛堂有“廿余年”的交游。

而在另一则《与喆古智书》中云:“某出家时,和尚已出世,上下吴楚间,又往来相失……庚申之冬,天目中峰贻书,以虎溪灾变,令作修造疏。”^②考知喆古智系庐山东林寺僧人,为径山云峰妙高禅师法嗣^③。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八《云峰高禅师传》,云峰妙高禅师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六月十七日书偈而逝^④。其弟子喆古智虽生卒年不详,据此推算,喆古智的生活时段大致亦为元代前中期,则信中所谓庚申年,即应为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此年的来复见心只是两岁的幼儿,又何至于会有人请他写修造疏呢?

除了时间之龃龉外,还有一则《答族弟陈宗南道士书》,已知来复见心族姓王氏,此言“族弟陈宗南”,族姓乃为陈氏,明显非来复见心之语。

据以上几则书信所考,其书写时间与身份均与来复见心生平不符,可见并非来复见心所写。而查考全部68封书信,其内容颇多相互关联之处,显系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以断定,藕香簪抄本《蒲庵集》的书问部分,均非出自来复见心,其作者乃是另有其人。

三

既然藕香簪抄本《蒲庵集》的“书问”部分不是来复见心所写,那么它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也是需要厘清的问题。书信中所透露的信息,为查考它们的作者带来了方便,在这些书信中,作者屡屡提到其“备员官寺”,《与如一溪书》更云:“叨承朝命,备员潜邸新寺。去秋蒙召入都谢恩,因以天竺缺主持,举三名自代。敷奏于上,奉特旨默定和尚大名。”《与元叟和尚》有“某以十二月三日出都,为集庆新寺正月六日破土……常以兹寺先皇潜官创”云云^⑤,据此可知作者所处之寺位于集庆,系以“先皇”潜邸改创而成。在《与高参政书》中云“备员官寺十年……日思求退……又念先皇圣祭将临,必展敬致祭……八月十

①潘桂明、吴忠伟著《中国天台宗通史》将性澄生卒年定为1265-1342。查明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一所载《性澄传》,所记性澄示寂年月不详。然云性澄寿七十八,僧夏六十四,可知性澄出家时十四岁。并明确记载性澄于元至元丙子(1276)投石门殊律师祝发受具,则以本年为准上推,当生于1263年,故本文将性澄之生卒年定为1262-1340。

②藕香簪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第123页。

③通问编定,施沛汇集:《续灯存稿》卷五,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十九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④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八“护法篇”,《续修四库全书》第1283册,第262页。

⑤藕香簪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第119页。

二日满散藏经后即退居”^①。可知这位“先皇”的忌日为八月十二日。考元代皇帝崩于八月十二日的,只有元文宗。《元史》载:“(至顺三年)八月……己酉,陇西地震。帝崩,寿二十有九,在位五年。”^②至顺三年(1332)的农历八月己酉为八月十二日,当公历9月2日^③。而在《文宗本纪二》中尚有相关记载:“(天历二年)三月……己巳,命改集庆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以来岁兴工。”^④据此可知藕香簃抄本《蒲庵集》“书问”部分屡屡提及的官寺便是以元文宗潜邸改创的大龙翔集庆寺。而第一位住持该寺的僧人是当时的名僧大訢笑隐。根据对大訢笑隐生平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与藕香簃抄本《蒲庵集》68封书信所述者完全相符。

元人黄溍撰《龙翔集庆寺笑隐禅师塔铭》云:“公讳大訢,自号笑隐,族陈氏,唐尚书操之裔,世居江州,后徙南昌,故今为龙兴之南昌人……天历元年,有诏以金陵潜邸为大龙翔集庆寺,妙柬名德,俾之开山。公首膺其选,特昇三品文阶,以冠法号。”^⑤据此,则上文所举藕香簃抄本《蒲庵集》中多封书信所谓“族弟陈宗南”、“备员官寺”等信息均可找到对应。进一步考察,《答族弟陈宗南道士书》中说“吾族昔多偶,自奇中叔祖后,始有学佛者数人。十馀年来,闻贤弟与复心偕侄九万为老氏学”^⑥,而在大訢笑隐的《蒲室集》中有《送侄陈九万道士序》云:“吾族由九江徙南昌,世为士人,自吾从祖父、伯父与吾始学佛,而吾弟与侄又有为老氏学者。”^⑦两者相较,若合符节。可以确证《答族弟陈宗南道士书》的作者就是大訢笑隐。

根据其他书信所透露的信息也同样可以找到其应为大訢笑隐所作的证据,如上文所举《与如一溪书》谓:“去秋蒙召入都谢恩,因以天竺缺主持,举三名自代。敷奏于上,奉特旨默定和尚大名。”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二“习禅篇”《一溪如公本源达公传》云:“天历初,中天竺笑隐訢公奉诏开山大龙翔寺,因举代住中天竺者三人,御笔点师名。”^⑧也说明保举如一溪代住中天竺的人就是大訢笑隐。《与渊默堂书》云:“因愚徒怀渭归,令其专拜室下。”而在《补续高僧传》卷十五“习禅篇”有《清远渭公传》:“怀渭,字清远,晚自号竹

①藕香簃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第108页。

②宋濂等:《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806页。

③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572页。

④宋濂等:《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二》,第732页。

⑤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524页。

⑥藕香簃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第113页。

⑦释大訢:《蒲室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9页。

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二“习禅篇”,《续修四库全书》第1283册,第188页。

庵,南昌魏氏子,实全悟俗姓之甥,法门之嗣子也。”^①“(广智)全悟”是大沝笑隐的赐号^②,则《与渊默堂书》中所谈及的“愚徒怀渭”就是大沝笑隐的弟子。《与张雪峰司农书》云:“旧冬愚徒回,复领教示、珍果之贶。”^③大沝笑隐的《蒲室集》中恰好有《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七言律诗两首^④。

上述证据显示,藕香簪抄本《蒲庵集》是缪荃孙多方抄写、杂凑众书而成,其中的书问部分 68 则并非来复见心手笔,而是出自时代稍早的大沝笑隐之手。缪荃孙是清末藏书大家,精于版本考校之学,之所以会将来复见心与大沝笑隐两人的作品混淆,或许是因为此二人都为江西籍僧人,同住中天竺,又都交游广阔,与当时名士贵官来往密切,且二人之文集一为《蒲庵集》,一为《蒲室集》,差别仅一字之微,故而缪氏抄写时有所舛讹。

【作者简介】朱家英,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方向:明清近代文学。

①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五“习禅篇”,《续修四库全书》第 1283 册,第 226 页。

②宋濂:《广智全悟大禅师迁塔记》,《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二《芝园后集》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369 页。

③藕香簪抄本《蒲庵集》,《禅门逸书初编》第 7 册,第 110 页。

④释大沝:《蒲室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4 册,第 552 页。